

童年最是留恋时，河畔乡情思愈切。小时候，在一段时光里，我是在家乡寿县西部乡镇的外公、外婆家生活的。外公、外婆家不远处的一条大河边，是我当时经常玩耍的地方。现在我已经知道，这条大河是淮河的主要支流淠河。

淠河畔曾留下了我纯真的生活印记和难以割舍的乡情。

那时，在我的眼中，清澈的河水泛着鱼鳞般的波纹，有时候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又仿佛块块碎金上下浮动。不经意间，甚至还能在河边发现几条小鱼悠闲地游来游去。印象最深的是，河边沙滩上，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沙子。这些沙子细腻、灰白、柔软，一脚踏上去，鞋面有时候甚至都会陷进沙子里。这时，心里往往会产生一种没来由的松弛舒适感。这就仿佛三伏天水井里打出的井水洗脸带来的那份清凉畅快的感受。

鸟儿理直气壮地将广袤的河边视为自己的乐园，它们的言行举止随意自在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拘束感。我所看到的鸟儿不仅大小、颜色、形状各异，而且神态也各具特色，极少雷同。这些鸟儿或形单影只，或相邀成群；或高声吟唱，或缄默不言；或蹦来跳去，或静止不动；或低飞河面，或高翔天空。

河边的一棵棵柳树高大繁茂，撑起了一片片绿荫。柳枝柔柔的，密密地低垂着。行走在柳树下，经常会被茂盛的柳枝拂上脸庞、肩部等。这时候，脸庞便会被柔软的柳枝挠得酥酥的，痒痒的。柳枝那特有的清香味也一股脑地沁入心脾。

我们这些小伙伴经常会在树上看到许多鸟巢。这些鸟巢或相距很近，或远远相隔。有的鸟巢高高在上，架在树梢上，显示出鸟巢的主人们有着高枕无忧的考量，未雨绸缪，极具戒备心理。有的鸟巢则端坐在并不算高的树杈之中，我据此猜测，筑巢时，这样的鸟儿

□散 文

河畔乡情

袁 中

心思比较简单，不曾过多地考虑安全防范问题。

兴许是看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来到了树林里，家园意识强、警惕性高的鸟儿便大声喧闹起来，似乎向同类发出警示。还有的鸟儿则迅速从栖息的树枝上飞了起来，直到离开了我们的视线。也有的鸟儿只是在树林间来回盘旋，似乎耐心地观察着我们的来意，再做或留或离的最后决定。

盛夏时分，有时候，表哥会提前制作好简易的捕蝉工具。实际上，所谓的捕蝉工具，制作原理简单易行，就是他在一根长竹竿的顶端，裹上了一些面团，利用面团的粘性粘住蝉。我们一路有说有笑，循着扯着嗓子喧嘩的蝉声，来到蝉栖身的树下。这时，表哥便会赶紧示意我们噤口不言，唯恐谈笑声惊走了蝉。

那时候，表哥会轻轻地用竹竿靠近蝉，迅速将竹竿顶端的面团贴上蝉。这一策略有时奏效，蝉会被粘住动弹不得，束手就擒。有时候，却可能因时间久了，面团失了粘性，不仅没有捉住蝉，反而一触之下惊飞了蝉。

我们行走在河岸时，时常会发现河岸泥土里出现一些大小不一的洞。让我钦佩的是，经验丰富的表哥只要看看这些洞，便能八九不离十地判断出其中是否有螃蟹。这时，表哥便会时而用手，时而使用碰巧隨身携带的小铲子等工具，耐心而又飞快地挖开洞穴。常常便果不其然，从中抓住了藏身于此的螃蟹。

刚被捉出洞的螃蟹时常口里还吐着泡沫，似乎对自己成为阶下囚颇为不服气，嘴里嘟嘟囔囔地一连串说个不停。有时候，还徒劳无功地挥舞着大钳子，不甘心地向我们示威。这情形便仿佛武侠小说中，一位武者空有一身不俗武功，却骤然之间，被武艺更高强者扣住了命门，战斗力锐减。

看到我跃跃欲试，也想抓住这只螃蟹，表哥便叮嘱我要避开螃蟹那对大钳子和其他爪子，防止被其钳住。我笨手笨脚地从表哥手中接过螃蟹时，神情略带紧张，动作僵硬，虽不自然，却也紧紧地抓住了两侧蟹身。

这时，我仿佛感觉到手中的螃蟹似乎也知道了来了一位新手抓住了它，便试图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，极力从我手中逃脱，所以，螃蟹的身体扭动得更加剧烈，甚至想努力地翻转身体，大螯和爪子舞动得更加有力。

一网尽收尘世事，河边浸润少时情。让我更加佩服的是，表哥在河边撒网捕鱼的技术堪称一绝。漫长的河边芦苇丛生，杂草萋萋，树木茂密。表哥总是能够在看似寻常的河边，找到最适合撒网捕鱼的地方。此时的表哥悠悠然拎着渔网，在河边看似漫不经心地走着，实际上，双眼却在不停地仔细观察。不一会儿，他便确定了撒网目标，停下了脚步。

只见他蹲下身子，一个一个细心而又娴熟地整理着网坠。然后，快步走到河边，腰膀用力，手臂猛力甩动，渔网便

如同一张完全张开的灰色降落伞一样，在空中划出了一道优雅饱满的弧线，从天而降，落入远处的河中。

随后，表哥待渔网全部沉入河水，等待了一会儿，便开始一点一点地收网。他身体略微后仰，双臂用力，渔网也随之渐渐浮出河面。等到表哥将渔网用力拽到河岸上，我们常常便看到渔网里网住了各种各样的鱼儿。有的鱼儿依仗着身体强壮，在湿淋淋的渔网里极力蹦跳着，似乎试探着渔网的底线。也有的鱼儿被渔网卡住，不知是被渔网禁锢动弹不得，还是听天由命，懒得活动。

我们还常常深一脚，浅一脚地行走在芦苇荡里，挑选比较宽大的芦苇叶子，采摘下来，只是为了以后用芦苇叶子包粽子。手里拿着刚刚采摘下来的芦苇叶子，身上便沾染上了新鲜芦苇叶子那种特有的叶香。

有时候，不小心，我的手背还会被芦苇叶子锋利的边沿划伤。虽然采摘芦苇叶子，也会让我狼狈不堪，甚至挂彩，对此，我却毫不在意，乐此不疲。至于河岸深处的芦苇叶子，我自知技艺不精，从来也不敢涉足。

所谓艺高人胆大。表哥的眼神似乎更好，身手更加矫健，因此，他也总是能够采摘到更宽、更长的芦苇叶子。即使是摇曳于河岸更深处的芦苇叶子，表哥只要看到了叶子合适，便会想尽办法，巧妙利用工具，或钩拽，或铲断，也无需涉入深水里，便能毫发无损地将这些芦苇叶子收入囊中。

最是童年乡情浓。只不过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河边的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记忆。于我而言，年龄越大，距离儿时的河畔越远，怀念童年时的那种乡情反而越浓郁。

在我的思绪里，河畔尘封着童年的往事，记录着难忘的时光，蕴藏着割舍不断的乡情。

□诗 歌

雏 果(外一首)

徐满元

仿佛果树的眼眶
挂满着对逝去的花朵
由衷感激的泪珠

铁屑一样吸引
绕飞或栖落成为
蝴蝶的一对翅膀

那一个个雏果
像一颗颗铆钉
把暮春与初夏
紧紧铆在一起
恰似纽扣将衣衫的两襟
扣成一个整体

当蝴蝶栖落花枝
真的分不清蝶与花
当蝴蝶绕飞花丛
仍常被误认为是凤
吹起或吹落的花瓣

如果说果树如算盘
那整齐排列的雏果
无疑就是树枝的手指下
一粒粒算盘珠子
果园睁着太阳和月亮
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
在替丰收精打细算

蝶与花

墙角一簇盛开的蔷薇花
磁石般将一群蝴蝶

□散 文

风沙里的小脚印

王来勇

四月二十三日，牵着小孙子温热的小手，开启宁夏之行。飞机落地，西北长空澄澈如洗，风里裹挟着干燥的尘土气息，粗粝中藏着温柔，漫诉着大漠的苍茫辽远。

徒步途中，第二场沙尘接踵而至。此行首站，是腾格里沙漠中的星星酒店。错落的白色穹顶静卧沙漠，宛若遗落凡尘的贝壳，嵌在金黄沙丘之间，为茫茫大漠添了一抹温婉诗意。

木质栈道蜿蜒铺于细软黄沙之上，脚步踏过，沙沙轻响入耳。小孙子难掩欣喜，挣脱我的手向前奔去，稚嫩足迹在沙面印下串串小脚印。清风卷沙掠过，浅浅印痕转瞬被抚平，只留一抹淡影留在沙间。我们沿着沙漠天梯向上行走，登高望远，无垠大海尽收眼底；黄沙经风雕琢，叠起层层波纹，仿若凝固的海浪向天际绵延；暖阳倾洒，为大漠镀上一层鎏金，粒粒细沙熠熠生辉。孩子趴在栏杆上，脆声惊叹沙丘似在流动，我含笑低语，是清风抚沙，温柔装点着这片静谧大地。

正沉醉间，第一场小型沙尘悄然来袭。风势骤起，细沙漫舞飞扬，轻拂脸颊，微痒怡人。飞沙化作朦胧薄纱，将远处沙丘晕染得缥缈柔和，平添几分苍茫诗意。孩童伸手欲抓流沙，只握得满手温热，满眼皆是好奇与欢喜。须臾风缓沙静，大漠气息愈发醇厚，沙漠纹路也被风沙梳理得愈发温婉细腻。

傍晚时分，去往沙漠谷静候星河。夜幕垂落，繁星缀满苍穹，璀璨明亮，仿若触手可及。小孙子仰头认真数星，数得杂乱无章，不由懊恼跺脚。我将他揽入怀中，指点星空教他辨认北斗七星。他听得入神，小手跟着星辰轨迹轻轻比划，忽然软糯轻声，“爷爷，星星就像撒在天上的沙子。”童言质朴纯粹，竟一语道尽黄沙与星河的相融相生，动人入心。

翌日，开启沙漠徒步之旅。我替他背着小水壶，小家伙紧紧攥住我的手，执意独自前行。沙漠行路崎岖难行，他却倔强坚持，一心寻觅大漠生灵。行至沙丘深处，忽见细碎爪印蜿蜒沙间，循

□随 笔

不要让逆境左右了你的思想

祝 云

前一阵子，读了一个故事，说的是从前有一个渔人提着网去捕鱼，因下雨赌气将网撕破，并气恼地栽进池塘，再也没能爬上来，这是个引人深思的故事。

因为洁的出现，我才真正领悟到这个故事的深刻意义。

洁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不久前的一次造访便我对他的现状深感焦虑和悲哀。一个志向远大、才华横溢的青年，竟被逆境击溃得体的无完肤、一蹶不振，这是我始料不及的。每每想起，如醉酒后来承受酒精灼烧的胃，有一种疼痛，萦绕在心底。

象牙塔里的时光，永远是一个人一生中无法忘却的记忆。洁在那些日子，把自己最优秀的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是个爱做梦和幻想的人，充满灵气、文思泉涌。对文学着了迷，他一学年陆续出版了《不敢问梦》等三部诗集。回忆是一种过程，一种温馨的感受，我们同寝室的室友都曾大手大脚地花过他的稿费，曾经发生的每一细节和点滴，如今宛然在目。毕业时，熟悉他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前途无量，必会有所作为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与洁的联系渐行渐

着痕迹寻去，在沙丘背阴处窥见一只沙蜥。生灵察觉动静，倏然钻入沙洞，转瞬无踪。孩子俯身趴在沙地上，轻声呢喃它是害羞了，眼眸里满是温柔怜爱。

徒步途中，第二场沙尘接踵而至。风势更盛，细沙在地面旋舞翻涌，织起茫茫沙雾，周遭景物尽皆朦胧。沙粒簌簌打在衣间，我赶忙将小孙子护在身前。风沙停歇，他发间脸颊飘落满细沙，似覆了一层金粉，却只顾笑着抹脸，天真稚气与苍茫大漠悄然相融。

沿途驻足辨识大漠草木，我为他细说沙棘、梭梭的坚韧品性。他小心翼翼地轻触枝叶，又俯身拨开沙土探寻植物根系，掌心沾满细沙也毫不在意。随后登上大漠飞碟观光舱，凌空俯瞰沙海全景。无垠大漠壮阔磅礴，令人满心震撼。而乘骆驼漫游沙海则宛若泛舟江海；凝望大漠苍茫，不禁遐思丝路古道的悠悠往事。

旅途暖意，亦藏于中卫烟火风味。软烂鲜香的手抓羊肉，劲道爽口的高子面，酸甜清冽的沙棘汁，惹得小孙子大快朵颐，直言要把沙漠的味道珍藏心底。

四月二十七日，归程悄至。小孙子依偎在我怀中，手心紧攥一粒大漠细沙，认真说道，永远难忘沙漠的风与夜空的星。我望向窗外流动的沙景，几日光阴历历在目；漫天风沙、璀璨星河、大漠生灵，还有沙地上转瞬即逝的串串小脚印，都深深镌刻进祖孙二人的记忆。

返程路上，第三场沙尘擦肩而过。狂风卷沙成幕，连绵起伏的沙丘在风沙中若隐若现，尽显大漠雄浑壮阔。风沙轻擦车窗，似是大漠依依惜别。孩子趴在车身边，满眼不舍，这片苍茫热土，以独有的浪漫，为这段旅程画上圆满句点。

大漠之美，从不只在于山川风物，更在祖孙相伴的脉脉温情。这场沙海同行，远离世俗喧嚣，只剩岁月安然。这段时光恰似大漠星河，恒久点亮记忆深处，每每回首，皆是满心温柔与暖意。



清泉石上流

代宜喜摄

国画课搬进商会活动现场，这是我学画以来头一遭。心中既欢喜，又忐忑，生怕在大场面上“砸场子”。此前在社区公益活动现场作画时，国画班的田老师亲临示范，现场氛围活跃，让我们体验到与教室不同的教学，对作画有了新的认知。既有经验在前，学员们便多了几分自信与底气，见大家跃跃欲试，我也按捺住不安的心，凝神静气，酝酿画意。

铺纸研磨时，我脑海里浮现第一次参与社区公益作画的场景。那次活动在如意公园举办，学员们先是像炸开了锅般议论，随即相互推脱，连老师常褒奖的几位也找理由搪塞。老师微笑着说：“梅花香自苦寒来，学画艰辛，但学成了就要把墨香之美带给大众。这次‘公开课’再难也得去。”说到底，大家平时关在画室里作画，真到广场上，便没了面对市民的勇气，也不解社区的苦心与老师的用意。正当大家犹豫不决时，老师一句“你们大胆画，不要怕，我站在后面给你们做坚强的后盾”，一语解千愁。有了这颗定心丸，大家虽仍有些拘谨，却谁也不再退缩的话。我心里腾起一股“不辱使命”的责任感。那时我还无法全然理解老师，既是社区公益活动，她为何坚持“赶鸭子上架”，让我们这些虾兵蟹将上阵？老师本是国家级一级画师，若她现场挥墨，岂不更好？但从她真诚坦率的言语中，我隐隐有所感知。大家围着晨光下的老师，她银发闪闪，坦然自信，耐心传授，温热有力。我逆光拍下那一刻，十分唯美，或许那就是我们该有的样子。我怦然心动，摊开宣纸，提笔作画……回想已是昨天。那是我们首次在公众场合挥毫作画。习画数年，从方寸画室走向广阔天地，让梅兰竹菊从大雅之堂来到市井街头，展示所学，书香留人，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这场画想冲击力，我脑子里空白了几秒，握笔的手竟微微颤抖。平常行事

□散 文

画梅记

牛牛刘

自如，真要作画却出了状况。后悔没提前想好画题，或先画几幅拿得出手的作品。我按下慌乱，慢半拍是必然，心中无画，茫然落笔只会更糟。回想上次社区活动，我临场画了幅牡丹，竟获不少赞许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如今老师正教画梅，若选题，我最该画梅。

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我对梅的认知，始于王安石这首《梅花》。我出生在淮河南边，南北分界，四季分明，稻麦豆薯五谷丰登，桑枣梨槐等乔灌木繁盛，唯缺少见梅。那时村子穷，学校只有两排土屋，土壤土瘠，几十个学生，三位老师。一年冬天下大雪，不知哪位学生带了一枝漂亮的花放在老师讲台上。刘老师年过半百，棉袄露絮，见之落泪，随手在黑板上写下一句“你们大胆画，不要怕，我站在后面给你们做坚强的后盾”，一语解千愁。有了这颗定心丸，大家虽仍有些拘谨，却谁也不再退缩的话。我心里腾起一股“不辱使命”的责任感。那时我还无法全然理解老师，既是社区公益活动，她为何坚持“赶鸭子上架”，让我们这些虾兵蟹将上阵？老师本是国家级一级画师，若她现场挥墨，岂不更好？但从她真诚坦率的言语中，我隐隐有所感知。大家围着晨光下的老师，她银发闪闪，坦然自信，耐心传授，温热有力。我逆光拍下那一刻，十分唯美，或许那就是我们该有的样子。我怦然心动，摊开宣纸，提笔作画……回想已是昨天。那是我们首次在公众场合挥毫作画。习画数年，从方寸画室走向广阔天地，让梅兰竹菊从大雅之堂来到市井街头，展示所学，书香留人，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这场画想冲击力，我脑子里空白了几秒，握笔的手竟微微颤抖。平常行事

意怒放，画梅的孤伶苦寒、坚守奉献，尤其要画出老干的粗犷遒劲与新枝的昂扬挺拔……或许都还不够。画梅如画骨，刀削隼永的运笔，是梅的铮铮风骨；色彩缤纷的墨韵，是梅树岁月更迭的沧桑之美。对初学者而言，想表现那风骨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于我更是心有敬畏，只敢远观。但我爱梅，我念梅，我想画梅！今天，不从画功，只从我心，便是“画虎难画骨”，也要为此呐喊，权当在万家灯火中再点亮一盏灯。

身旁学友已帮我备足颜料，双手按在宣纸上当镇尺，一脸热忱。事已至此，只有迎头向前。老师那句铿锵的话再次回响耳畔。我抛开包袱，脑海里随即浮现曾在花瓶里插过一枝梅的经历。

那次插梅，纯属“无心插柳”。随爱人人住周转房，后院有三株梅树。树虽不古老，却也“吾家有女初长成”。那年冬天，因有它们，眼前不再只是萧瑟。我首次去时已是仲秋，并未在意院中有梅。后因疫情被隔离在爱人公寓，朝朝暮暮与空气为伴。那段日子，我常在北屋看书，或对窗发呆。一次无意间，瞥见灰蒙的色彩里，竟有一片淡若烟云的红意。我猜想那定是开花的植物，只是无法下楼探访，只能望花兴叹；除却梅，还有哪种植物，能在这样峭孤寂的季节，义无反顾地静静绽放？
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把目光定格在那里。直到一天，院子里的人陆续回来，我也被告知可以下楼了。我飞奔向后院拐角，见满地落英缤纷，色彩融化。三株梅相依相伴，在清风中翩跹，仰脸是清朗的暖阳，拂过便落